

华艺·时事文库

HUAYI · SHISHI WENKU



总策划·王 朔
主 编·陈晓明

伤心

王安忆·著

风头正健才女书

华艺出版社

J247.5
776

95729

风头正健才女书

伤心太平洋

王安忆·著



200093095



(京)新登字 124 号

伤心太平洋

著作者: 王安忆
出版行: 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0

书 号: ISBN7—80039—667—3/I·483
定 价: 12.00 元

(书中如有缺页,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边缘之路： 穿越“巨型寓言”的女性写作

陈晓明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象中国的妇女这样解放，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象中国的妇女这样不解放。如此自相矛盾的判断同时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妇女，这并不仅仅基于城乡差异，更重要的是就妇女的社会存在形式与妇女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巨大反差而言。说到底中国妇女并没有真正解放，妇女解放不过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而没有落实在女性意识的深处。“解放的”妇女一直没有自己的话语就足以表明这点。中国的妇女写作由来已久，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女性文学”这门学科，所谓妇女写作归属于男性写作的总目之下，甚至完全被男性写作所淹没。尽管妇女写作的阵容庞大而有力，但她们一直是按照男性的格式，使用男性的语言写作。她们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她们的写作也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称之为“后新时期”，父权制确认的中心化价值体系陷入危机，那种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逐渐出现。当然，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气候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有西

98.10.16.0

方理论家设想的那种女权主义文学。当代中国那些富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准确地说，可能应该称之为“女性主义”。

因此不管从纯粹文学的还是大文化的意义上审视当今中国的女性写作，关注那些以女性为主角并且注重审视女性的心理特征和生存境遇的女性写作，编辑一套富有女性写作特点的丛书，无疑十分必要，也极有意义。它不仅提示当代中国妇女写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同时也是对今中国的文化转型的最内在的精神流向进行透视。由于这套丛书部分单行本配有精辟透彻的评论（跋），对女作家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给予精要的评介，在这里，我试图勾勒一幅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的和理论的草图，以期对读者了解当代文学潮流和女性写作所处的文化位置有所帮助。

当然，“女性风格”这种说法一直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怀疑，因为这种风格始终是由男性命名的，她们与男性风格相对（阴性的、柔弱的、细致的……等等）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我这里强调的“女性风格”，乃是指逃脱父权话语命名的女性视角，它表现了女性对生活的特殊处理方式。对生活的单纯性和素朴性的表现方面，女性独有的那种感觉方式：把生活处理为不附加任何意识形态含义和超越性意向的本真样态，生活具有自明的自在性。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强行在文学写作上打上性别特征是毫无必要的；没有理由认为与男性话语并驾齐驱的女性叙事有什么缺憾。长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是在文学的纲领之下——至于这个纲领本身包含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又当别论——而不是在妇女运动或女权主义理论指引下写作，因此，女性写作以及对女性写作的理解都不具有性别的观点。中性化的写作融合在文学性的统一规范里，所谓女性特征只是在非常有限的侧面才有所表现（例如风格化的叙事方面）。女性作家被置放在男性作家的水准上，这当然使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特别具有力度和深度，其代价是使女

性话语特别欠发达，女性作家对自身世界的漠视与逃避。

中国的女性写作只有依赖文学范式的改变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如果说八十年代中期少数女作家（例如残雪）的极端个人化的话语因为没有大语境为依托而稍纵即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巨型寓言”再难起整合作用。非主体化的写作已经重新划定了文学的规则，这使女性写作可以比较自如去探究女性“自我”的世界。一种真正反寓言的后个人主义式的写作开始酿就女性主义的叙事。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调主观化视角，对于一部分女作家来说，那是纯粹个人的内心生活；而对于另一些女作家来说，则是个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姿态。不管如何，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人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作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者总是给予她的主角以精湛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甚至不惜融入自己的形象。这种坦率和彻底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妇女写作的首要特征。在讲述女性的绝对自我的故事时，女性作家往往把眼光率先投向自己的内心，正是对自我的反复读解和透彻审视，才拓展到那个更为宽泛的女性的“自我”。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不无夸大地说，那些富有女性意识的小说以它特殊的光谱，折射出那些文明的死角。她们对男权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对欲望的犀利表达，特别是对那种恐惧、怪戾、男女之间天然的复杂关系，相互的诱惑与背弃等等，以女性的敏锐给予彻底的倾诉，它们经常具有一种绝望的诗情和遗世孤立的美感。

强调女性主义意识并不仅仅是回到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现实背景上展开女性主义叙事。应该促使那种软弱的、碎片式的和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改变成开放式

的更有力度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在政治/性的双重结构中。也就是在反抗男权神话谱系及其泛政治权力实践的社会场景中来揭示当今中国的历史面目。

在这里，当然不是去人为地制造男性/女性的对立，强调某种女性主义意识，无非是企图拓宽文学的疆域，提示另一重视野，那些一直处在蒙昧状态的精神角落，将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似乎缺乏必要的动力装置，女性主义意识也许会注入某种精神兴奋剂。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那样，妇女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自身就带有“革命性”，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传统社会的象征秩序是有可能从其内部得以转换的。我们的文化一方面拖曳着古旧庞大的传统；另一方面或许正在走向后工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父权制疯狂扩张而又分崩离析的时期。这样一种巨大的文化错位，给女性主义提示了一条绝无仅有的边缘之路，一片“后革命”的过渡区域。摧毁父权制无处不在的文化强权，穿越那个无所不包的“巨型寓言”，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为蛊惑人心的文化景观。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女性写作阵容庞大，本丛书也难以兼收并蓄。但我们无疑特别关注那些富有个性和具有挑战意义的女性写作，并有计划地推向社会。首批推出的几位女作家的精选之作，它们反映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侧面。她们或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笔法细腻犀利而富有抒情意味，有一种渗透进人的心灵中去的魅力（如王安忆）；或是刻意表现商场上的男欢女爱，明争暗斗，充满现代化的都市气息，舒畅而清俊，浪漫而洋溢着反讽的快乐（如张欣）；或者执拗探索女性的被压抑的心理意识，她们的爱欲与优雅的反抗。以那种精致而锐利的语言直接切入命运的深处（如徐小斌和林白）……等等，都给人以永久难忘的印象。我相信这套丛书会给广大文学爱好者打开一个神奇而动

人的女性世界，它不仅预示当今中国最新的文学潮流，同时也展示了当代生活耐人寻味的侧面。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
于北京望京斋

目 录

香港的情与爱.....	(1)
文革轶事	(78)
叔叔的故事.....	(157)
伤心太平洋.....	(234)

香港的情与爱

1

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定婚礼，尽情抛撒它的热情和音乐。它的音乐是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强烈，即兴，还有点忧伤。这忧伤是热闹里的寂静，快乐里的不快乐的那种，有点甜蜜的。它的灯火是通宵达旦的，也在演奏着爵士乐，夸张地表现切分音符，使它带有一股难言的激动。有时候，它会有喷涌而起的情态，好像火山口里火热岩浆的喷发。还有时候，它是幽暗的，是咖啡座前的烛光，是萨克斯管独奏的那段，是即兴性最强，最富于叙述，需要我们屏息静听的那段。再有时候，它既不是偃旗息鼓，也不是汹涌澎湃，而是平静和缓，有节制的，就像跑马地黄泥甬道上一盏一盏的路灯，这是具有古典意味，节奏规整的一段，带有经典化的倾向，爵士最原初的精神在它内部流

动；这是正在进行与发展的故事，前景还是一个悬念，模糊在我们视线的尽头，是与时间同步进行的，只有跟随它，才可看到结果的那种；是走过去，然后在地上投下影子的那种；它其实是最富传奇的那种。香港的热恋还是带有私通性质的，约会也是幽会，在天涯海角，是一个大艳情。在那漆黑的天海之间，撒下一张巨大的情网。这天不知是哪一年的天，海不知是哪一年的海，人也不知是哪一年的人，都是风化岩似的东西，岩壁上的藻类似的东西。它是无静无动，无暗无响，无明无暗，无喜亦无悲的。

老魏最爱的就是在九龙的丽晶大酒店，喝酒隔岸看香港岛。酒吧的招待都认识他，见他来，就说：老魏来了。他们叫他老魏，而不叫魏先生的。酒是老魏的好朋友，香港也是好朋友。老魏是在一年两度生意的淡季，到香港来，有时候，旺季也来。他把他最悠闲和最自在的时间留给香港。他以为只有香港才能容纳他这些好时间。他的好时间是一杯最好的酒，XO的那种，香港则是个最精美的酒杯。他就像这岛上的一种候鸟，根据自己的季节来去，是机场码头如潮如涌的旅客中固定来去的一名。就这样，几年的光阴过去了。他在度假的日子里去过巴黎、罗马、柏林，还去过马尼拉、曼谷、吉隆坡。这些地方他去了一回就觉如愿以偿，只有香港，他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没个完的。假如说一个人除了要有一个长久的家以外，再要有一个临时的家，那么香港就是老魏临时的家，同时，又正是香港使老魏发现这个需要的。临时的家是在家和度假地之间的那种东西，带有半岛的性质。它是熟悉的，却不是稔熟的。它的熟悉是那种刚刚到了亲切与感动便煞住脚的熟悉。像老魏这样的年纪，那种与陌生东西打交道的好奇，勇敢和力气，已经慢慢消耗了。去旅游地度假就好像去见一个陌生人，先是递名片，然后寒暄，客套，刚刚有些了解，却又要辞别，并且一去不回，永远不会推心置腹。老魏已经到了朋友不要多，但

要推心置腹的年纪。五十多年的岁月是漫长的时间，老魏经历了多少从陌生到熟悉，再从熟悉到分别的过程。这就像把一样冰冷的不称手的傢什拿到手，暖热了，称手了，知己知彼了，却又要放开了。香港是推心置腹的。它正好推心置腹到两个男女隔了一张小咖啡桌和一支烛光，低语地交谈，直到子夜时分，然后我执你手，你执我手，在大街上默默无语地告别，各回各的家。它不是上了床又脱了衣服的那种，不是推心置腹到两个人两颗心全像掏口袋翻了个底，将布缝中多年的灰尘和布屑都抖出来，就像长久的家的那种。这种既不是家，又不是度假的所在，老魏就命名它为香港。

老魏一次又一次地去香港，在九龙丽晶酒店喝酒，积蓄着香港的经验，就像在往临时家的空房子里添置东西。他每去一次，这空房子里就好像满了一点。他是一点一滴地添置的，有时候是一张床，有时候是一张桌子，有时候只是一个空的花瓶，那种土陶的花瓶。这房子是并不华丽却非常舒适的那种，每件东西都是给自己用的，而不是给人看的，并且每件东西都在可及之处，伸手便可拿到。这是一间完全属他个人私有的房间，没有同住者，也没有客人，连一丝一缕的灰都是他自己的，连空气都是他自己的。他在里面是随意的。自由的，想怎么就怎么的。但老魏感到这房子还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他无法命名，甚至不清楚它的形式，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它代表着他和这房子的带有契约性质的关系。多年来，老魏每次来好像都在找这件东西，却找不到。他感到很深的困惑，甚至失落。后来，他遇到了逢佳，他便知道他找的是什么了。

逢佳并不是老魏第一个香港奇遇，甚至连奇遇都不是。奇遇，老魏还是有过的，那还是在他稍年轻些的时候，在朋友家的晚上，一个女孩子唱了一支《采槟榔》。她的嗓音是暗哑的嗓音，有

奇怪的“丝丝”声，这有一种贴肤贴肉的感觉。老魏情不自禁到她身边，和她说话。这时，他又万分惊讶地发现这女孩说话还带有一种口腔里粘膜的声音。这声音极其奥妙，它头发丝那么细微地触及了身心深处的欲念。这一晚上，老魏带她去了他的酒店。他们自然是做了爱。香港的灯光映在窗帘上，有电车驰过的“咣咣”声。酒店里的床单是那种熨得很平，再又紧紧绷在床垫上的床单，显得冷静和淡漠。后来，它们揉皱了，才有了些温情。然后，他们靠在床上，平静地说了一宿的话。主要是她说，老魏听。她的声音充满在静夜里，有忽明忽暗的光影从他们身上脸上渡过，好像外面在放礼花，是一个狂欢之夜似的。他相信她说的每一个情节都是发生过的，可却都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但老魏摒除不去这种感觉。她说她出生于台湾，从小没有父亲，后来母亲嫁给一个菲律宾华人，全家举迁美国；在纽约她爱上一个艺术家，四十二条街上为观光客画像的那种；艺术家虽然爱她，可是更爱他的艺术，她就来到了香港。她的声音像只鸟儿一样，在这间客房里扑着翅膀飞翔，在墙角柔软地撞来撞去，落在地毯上，然后再飞。后来，她和老魏成了朋友。老魏渐渐知道她所说的身世和遭遇全是真的，她的名字叫凯弟，可他还是有不真实之感。在那之后，她和老魏又有几次过夜，都是天一亮就走人的真正过夜。老魏很欣赏她从来不向他要求责任，就像通常中国女孩子会做的那样。她也没有什么理论，从不表白自己的观点。这反倒使老魏对她生出怜惜之心。老魏毕竟是那种时代的有点老派的男人，以为男欢女爱的事情里女的总受着损失。于是，便不再与她做那种事，只是有时候和她到和合中心的旋转餐厅喝酒看香港的夜景，当餐厅转到较黑暗的海湾那面，就会有一种纯真的情义在他们之间冉冉升起，但情义也是虚无飘渺的情义。他将她视为知己，但她不是他要寻找的那个契约性质的东西，她是土陶花瓶里的一束花，

凄艳的硕大的花朵。

逢佳是朴素的，真实的，可信的，她的化妆是大红大紫的，很明显的化妆，一旦卸妆，便换了一个人。她的服饰也是大起大落的风格。她难免是有些俗气的，但也正是这俗气，使她成了个真人。在衣着方面，她过于自信，一味独断专行，在潮流化的香港，一看便是个异乡人。她失败的时候比较多，但也有很成功的时候，那就是当她在颜色和样式的搭配上错到极处，乱到极处，倒成了风格。她说话的声音也是很响亮的，在任何场合，都吵架似的。幸好她是极端坦然与天真的，否则就会显得粗鲁了。她属那种在上海被认为是江北人的类型，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的。她对很多事物，比如人生的目的，生活的含义，做人的道理，都有着以实利为基础的见解。由于她的真心以为和直率表达，便有了纯真的面貌，还更接近事情本质似的，虽然那其中是有着一些称得上卑鄙的东西的。她同凯弟是奇异的对比，凯弟可将最世俗的东西戏剧化，逢佳则可将最戏剧的东西世俗化。她们俩都是有诗意的女人，不过是两种诗意。逢佳的诗意是孩子气的，是那种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气；凯弟则是女人气的，优雅和梦幻。她们都是性感的女人，也是两种性感。凯弟是骨头里的销魂，逢佳是肉里的销魂。肉是比骨头更灵活易感，更真切现实的；骨头却是带有记忆性质的，是供以后回味的。但老魏要的不是回味。香港本就是供他回味的，他不能在回味中再回味，那就是幻境中的幻境了。他是要在幻境中填补一个真切的，现在时态的东西，使这幻境具有人间的面目。她们还都是浅薄的，两种浅薄。凯弟是聪敏的浅薄，逢佳则是稍有些愚钝的浅薄。聪敏的浅薄是有虚晃的手势，这手势需要费些脑筋和猜测去破译，结果却不免会令人有些失望。愚钝的浅薄却是直截了当，一眼见底的一池清水，甚至偶尔水里还会有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对于人生旅途已跋涉到疲乏的末途的老

魏，他需要的是简单一些，省力一些，却不时有些小惊喜的遭遇。他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情感去作周旋。那种周旋老魏年轻时还喜欢，现在他却觉得是无谓的了，他也早已谙透了这种周旋的端底。他到了需要直截了当的年纪，这其实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纪，是一个太过清醒，拆穿一切骗局的年纪，什么都哄不了他了。他能看清一切真相，而人世上又有多少真相是好的，令人高兴的呢？

逢佳是一个真相，她是那种不好不坏的真相，所以可说是真相中的真相，太好和太坏都是假相。这也是一个机缘，她要是太早或太晚来到老魏面前，都不会为他接纳。再早一些，老魏还会和假相周旋一阵子，再晚一些，老魏就对真相感到疲乏和力不从心了。这正是老魏对假相厌倦而对真相抱欢迎态度的时候。这一前一后全是安排好的，全接上了茬口。香港总是提供机缘，它自己就是一个大机缘。香港的机缘是那种聚沙成塔的机缘，很多很多相遇积累起来，最后成就一宗。香港的机缘还是那种沙里淘金的机缘，洗去多少沙粒，最后才见真金。香港的际遇大多是萍水相逢，然后转瞬即逝。可它是人海战术，按照概率的原则，它终能成功几宗。逢佳和老魏，便是成功里的一宗。

逢佳是老魏的朋友小栴的朋友。小栴有一天说他一个上海老乡想去美国，老魏可否帮忙。有事找老魏的人很多，老魏能帮则帮，却不勉强。他对朋友的需求和义务正好在中国和美国中间，他要一些人情往来，没有人情往来的社会实在太冷清。但他在人情往来上讲的是不负债原则，因这人情是最重的债。他和小栴说，可以和那朋友谈谈，晚上到丽晶酒店的巴里来找他吧。小栴三年前出来，在一家报馆做文员，弄不清酒店的巴在哪个位置。老魏就说，到了丽晶只须问老魏在哪里，自然会有人指给他。晚上，小栴带了他的朋友来了，那朋友就是逢佳。小栴坐下就开始叙述寻

找老魏的经历：酒店的豪华是如何的，他的茫然无措是如何的，老魏的知名又是如何的。他才说了一半，逢佳便抢上来，以更大的声音更快的速度再加上夸张的手势，讲述他们的历险。她有些自来熟的，还有些没礼貌，当她提到老魏时就直接说“你”、“你”的，还用手指点对面的老魏。这天她穿得极其糟糕，但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她越是精心越是搞不好，就像南辕北辙的原理。她穿一件宝蓝色的羊绒衫，下身则是一条翠蓝的长裙，脚下是一双蟹青蓝的皮鞋，耳环是硕大的湖蓝的一对。她满身都是蓝，却都不是一个倾向的蓝，差之仅分毫，失之却千里，叫人眼花缭乱还又疲乏单调。她的妆也化得够呛，眼影粉是绿色的那种，胭脂是桃红的那种，唇膏是橙色的。她的脸盘又大，头发又浓，看上去便气势汹汹，有威慑之感。可她的肤色是健康有活力的，即使这样杂乱无章的脂粉堆砌也掩不住的。她的额角和脸颊是饱满的，有一股稚气。她的眼睛很大很亮，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柔。这温柔不是通常的温软仔细的那种，而是很勃发，很充沛，长江大河的特别的一种。她肩膀宽而平，手是大大的，指甲也像大贝壳那样大而润泽。她是敦厚和大方的，她是那种穿上戏装便可上台唱青衣，穿上农妇的衣装就可扛锄下地种田的。老魏看着她情不自禁地微笑了，她是那样落地有声的一种女人，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强夺豪取的意思。空气，声息，光亮，都要为她让道，给她一个大大的位置，而她一下子便占满了。

这天晚上，老魏没有给她帮不帮忙的答复，他说了些美国的困难，又说了些美国的好处。说到困难时，便有沮丧之色从逢佳脸上掠过，再说好处时，则云开日出，分外明亮起来。这种明暗变化不是微妙的，渐进的，而是黑白分明，边界整齐。老魏又禁不住微笑了。他渐渐止了口，小栾便插上来发言，说他对香港的感受，这感受有莫衷一是的面目，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

好，一会儿不好。这几乎是大陆移民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对香港特别急于发言，却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爱下判断，却又缺乏材料。他们说到后来，就难免陷于混乱，左右相悖，无法自圆其说。在这表面之下，其实掩藏着他们急于进入香港社会却进入不了的彷徨之苦。老魏很耐心地听着，小栛先是气吞山河，滔滔不绝，然后日薄西山，草草收尾。老魏不去打断他，也不反驳他什么。老魏自觉得是一个局外人，只是香港无穷无尽过客中的一名过客，他无权对香港作出什么看法，他也没有看法。小栛说完后就又轮到逢佳了，她的开场白就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她说她又爱又恨香港。爱它是因为它可爱，恨它是因为她是个新移民。她还打比方说，就像她又爱又恨松坂屋，因它有好衣服而爱它，又因她口袋里没钱买而恨它。这一回老魏放声大笑起来，他想：她真是能够说出真理的女人。他还想，倘若这意思由凯弟来说，不知要绕过多少个弯子，喝上几杯酒，又点灭几根蜡烛了。后来，老魏就说要请他们吃饭，定在明天晚上。

2

第二天晚上，吃过饭，他们走出餐馆，在门口叫“的士”的时候，逢佳和小栛咕咕噜噜说了一串上海话，然后小栛说他先走一步，过了街口去搭地铁，于是就剩下老魏和逢佳两人了。逢佳对老魏说：我请你喝酒。老魏笑着拆穿她说：你的意思其实是倒过来，我请你喝酒。逢佳就笑了。这时“的士”正好来了一辆，老魏招手停住，和司机说了个地名，车就往前开了，有很多灯光从车窗上飞驶而过。老魏虽是听不懂上海话，可也能识破逢佳把小栛支开而来进攻他的手腕。他晓得逢佳正在用圈套套他，他也将